



纸醉金迷

下

张恨水 著

zhanghenshui
zhu

揭示了解放前国统区政府的丑陋与黑暗，
展现了人性在金钱面前的迷失与挣扎。

陪都重庆全民迷失在倒卖黄金、
炒作债券的金融漩涡之中，
官员贪污，商人投机，女人沦落……
整个社会围绕发财的美梦，
进行着最后的疯狂。

远方出版社

纸醉金迷 下

张恨水 著

zhanghenshui
zhu

 远方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纸醉金迷 / 张恨水著. -- 呼和浩特: 远方出版社,
2017. 12
(张恨水经典作品集)
ISBN 978 - 7 - 5555 - 1005 - 5
I. ①纸… II. ①张…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现代
IV. ①I246.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304036 号

纸醉金迷

ZHI ZUI JIN MI

作 者 张恨水
责任编辑 云高娃 武舒波
责任校对 云高娃 武舒波
封面设计 仙 境
版式设计 王志利
出版发行 远方出版社
社 址 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东路 666 号 邮编 010010
电 话 (0471)2236471 总编室 2236460 发行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燕鑫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170mm × 240mm 1/16
字 数 650 千
印 张 33.5
版 次 2017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 000 册
标准书号 ISBN 978 - 7 - 5555 - 1005 - 5
定 价 68.00 元(全二册)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目录 I

下 册

第一部分 此间乐

001	忙乱了一整天	267
002	交换的难关	274
003	戏剧性的演出	281
004	钻石戒指	288
005	心神不定	295
006	营救丈夫的工作	302
007	夜深时	309
008	不可掩的裂痕	316
009	一误再误	323
010	破绽中引出了线索	331
011	赌徒的太太	338
012	人血与猪血	345
013	回家后的苦闷	352
014	有家不归	360
015	各有一个境界	368
016	你太残忍了	374
017	屡败屡战屡战屡败	381
018	此间乐	388

下 册

第二部分 谁征服了谁

001	居然一切好转	397
002	一连串的好消息	404
003	魔障复生	411
004	失去了母亲的孩子	418
005	滚雪球	424
006	谁征服了谁	432
007	各得其所	439
008	皆大欢喜	445
009	有钱然后有闲	452
010	凄凉的童歌	458
011	黄金变了卦	464
012	失败后的麻醉	471
013	欢场惊变	478
014	舞终人不见	484
015	空城一计	491
016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496
017	收场几个忍心人	503
018	爆竹声中一切除	510

下 册

第一部分 此间乐

远方经典阅读·张恨水作品集

001 忙乱了一整天

何经理对于刘主任的报告，怔怔地听着，心里立刻转了几个念头，这种环境，应当怎样去应付？先看了看墙上的挂钟，然后又看了看手腕上的手表，站在桌子旁边，斜靠着，提起一只脚来，连连的颠动了几下。于是坐在沙发椅子上，架起腿来，擦了火柴吸纸烟。将头靠住了沙发椅靠，只是昂起头来，向空中喷着烟。

刘以存站在屋子中间，要问经理的话，是有点不敢。不问的话，自己背着的那份职务，又当怎样挨过去？站在屋子里，向身后看看，又向墙上的挂钟看看。那钟摆咯吱咯吱响着，打破这屋子里的沉寂，何育仁突然站了起来，将手一挥道：“把支票兑给他吧。混一截，过一截。好在上午只有一点多钟，再混一下，就把上午混过去了。”

刘以存看看他那样子，大有破甑不顾之意，门市上那两位拿支票兑现的人，事实上也不能久等。于是点了个头，就拿着支票出去了。何育仁坐在沙发上，只管昂了头吸纸烟，吸完了一支，又重新点上一支，吸得没有个休歇。

石泰安由外面走了进来，远远地看到他那样子，就知道他是满腹的心事，随便地在旁边沙发上坐下，搭讪着吸了纸烟，从容地道：“大概这上午没有什么问题了吧？经理是不是要出去在同业那里兜个圈子？行里的事，交给我得了。我私人手上还可以拉扯二三百万元现钞。万一……”

何经理突然地跳了起来，因向他笑道：“你既然有二三百万元现钞，为什么不早对我说？有这个数目，我们这一上午，足可以过去了。你在行里坐镇吧，我出去兜个圈子去。”说着，他立刻就拿起衣架上的帽子向头上戴着。石泰安道：“还没有叫老王预备车子呢。”他将手按了一按头上的帽子，说声不用，就走了出去了。当然，他也就忘记了范宝华那个电话的约会。

到了十一点多钟，范宝华又来了。他这回是理直气壮，更不用得在柜上打什么招呼，径直地就走到经理室里来。他见是副理坐在这里，并不坐下，首先就笑道：“这算完了，何经理并不在行里。”石泰安立刻走向前和他握着

手，因道：“范先生说的是那张支票的话吗？你拿着支票，随时可到银行里兑现，管什么经理在家不在家呢。不过在这情形之下，我们讲的是交情，你老哥也极讲交情，所以二次到行里来，就不到前面营业部去兑现了，而先到这里来看何经理。先吸一支烟吧。何经理正是出去抓头寸去了，也许一会儿工夫他就回来了。”说着，他笑嘻嘻地敬着纸烟，口里还是连连地说请坐请坐。

范宝华倒是坦然地吸着烟，架了腿坐在沙发上。喷着烟微笑道：“若说顾全交情，我是真能顾全交情的，上次拼命凑出几百万元，交给何经理替我做黄金储蓄，不想他老先生给我要一个金蝉脱壳，他向成都一溜，其实也许是去游了一趟南北温泉。等到我来拿黄金储蓄券的时候，贵行的人全不接头……”石泰安不等他说完，立刻由座位上站起来，向他抱着拳头，连连地拱了两个揖，笑道：“这件事真是抱歉之至。何经理他少交代一句，阁下的款子，存在敝行，我们没有去办理。下次……”

范宝华将头枕在沙发靠背上，连连地摇摆了几下，而口里还喷着烟呢。石副理哈哈笑道：“这糟糕，范先生竟是不信任我们。不要那样，我们还得合作，就在敝行吃了午饭去吧，我去吩咐一声。”说着，他表示着请客的诚意，走出经理室去了。范宝华正是要说着，何必还须副理亲自去吩咐？然而容不得他说出这句话，石泰安已是出经理室走远了。他这番殷勤招待，倒不是偶然，出去了约莫是十来分钟，他方走回来。

进门的时候，他强笑了一笑，那笑的姿态，极不自然，将两个嘴角极力地向上翘着，范宝华看看他两道眉峰还连接到一处，心里也就暗想着：大概前面营业部又来了几张巨额支票吧？正是这样想着，却听到屋子外面一阵铜铃响过。因问道：“这是……”石泰安对于这铃声，竟是感到极大的兴趣，立刻两眉舒张，笑嘻嘻地说出来三个字：“下班了！”

范宝华将西服小口袋里的挂表取出来看看，还只有十一点四十五分。因把挂表握在手掌心里，掂了几掂，看着笑道：“你贵行什么时候下班？”石泰安微笑道：“当然都是十二点。”范宝华道：“还差十几分钟呀。不过你们既下了班了，当然我也只有下午再说。赏饭吃恕不叨扰，我想下午一点到四点，那照样是不好对付的，你也得出去抓抓头寸呀！”他说着，倒并不怕人听到，哈哈大笑地走出去了。

石泰安对于他这个态度，心里实在难受，可是一想到人家手上握有一张八百万元的支票，这就先胆软了一半，可能到了下午一点钟银行开门，他又来了，于是坐在经理室里，也没有敢出去。趁着这营业休息的空当，就调齐

了账目，仔细地盘查一遍。

费了半小时的工夫，整个账目是看出来了，除了冻结的资金，亏数二亿二千万。今天上午开出去给同业的支票，和同业开来的支票，两面核对起来也短得很多，今日上午的情形，那还是未知数呢。他坐在写字椅子上，口衔了纸烟，对着面前那一大堆表册，未免发愁。

正是出着神呢，桌机的电话铃响，茶房正进来加开水，接过电话机的听筒，说了两句话，便向石副理报告道，中央交换科请石副理说话。他一听到交换科这个名称心房立刻乱跳了一阵，便接过电话听筒来，先向话机点了个头，笑道：“我是石泰安呀。哦！张科长。是的，何经理出去了。短多少寸头？两千多万。是是，这是我们一时疏忽，上午请张科长维持维持，下午我们补上……停止交换？那太严重了，何至于到这个阶段？……是是，务必请张科长维持维持。两千多万，并没有多大的困难，可是我们的账目是平衡的。”

他说着话时，身子随了颤动着，头向下弯曲，在用最大的努力，以便将这帐目平衡的四个字，送到对方的耳朵里去。接着，他又说：“请放心，下午我们就把头寸调齐了，无论如何，这一点忙，是要……”他右手拿着听筒，左手在桌子上拍了一下，因道：“不能那样办。”但是他这种拍着，那是无用的，那边已经是把电话挂上了。

石泰安将听筒很重地向话机上一放，嘎咤地响着。于是坐在写字椅子上，两手环抱在胸前，只管对桌面前摆的账目发呆，茶房进屋子来催请他去吃饭有三遍之多，他才是慢慢地走去。在饭厅桌上，几位同席的高级职员，脸上都带了一分沉重的颜色，不像平常吃饭有说有笑。石副理是首先一个放筷子，向坐在旁边的金襄理，点了个头道：“吃过饭我们谈谈罢。经理出去了两小时了，还没有电话回来。”说着，他就在怀里摸出手表来看了一看，因惨笑着道：“还有十五分钟，该开门了。”

金襄理到了这时，也不是看桌上金砖那样的笑容满面，垂了眼皮，不敢抬眼看桌上同事的脸色。那刘以存坐在襄、副理侧面，捧着饭碗，只管将筷子挑剔饭里的稗子。他们银行职员吃的饭，当然是上等白米，这里面是不会有谷子稗子的。他低了头向碗里看着，筷子头只是在白饭里拨来拨去。

石副理倒并没有离开座，向他问道：“以存的意思是怎样？”他还是捧着碗筷做个挑稗子的姿势，因道：“我在同业方面打过几回电话，探问消息。看那样子，各家都是很紧的。不知道经理现时在什么地方，最好和他取得联

络。”石泰安道：“我出去一趟罢。”说着，他看了在座人的脸色，就叹了口气道：“照着我的作风，我是要稳扎稳打的，可是何经理一定看上了黄金，我也挽回不了这场大局。”

在桌上吃饭的人，大家已是把筷子碗放下来了，各自把手放在怀里，静静地望了桌上的残汤剩汁。石泰安突然地站了起来，向金焕然道：“我看，我还是出去打听打听消息吧？焕然，你就在行里预一下子罢。”这句话可把金襄理急了，立刻站了起来，两手乱摇着道：“不行不行，我顶不了，我顶不了！”石泰安站着怔了一怔。金焕然道：“我看，还是我出去罢。经理在什么地方，我知道，我把他找了回来，让他来顶罢。”

石泰安站在原来坐的地方，站着有五分钟之久，说不出话来。金焕然笑道：“我自认是不如石副理有手法，这三关还是请大将来把守罢。”说着，他也不征求对方的同意，立刻就走开了。

石副理也看着金焕然是不能在行里顶住的，只是怔怔地看着他走了。刘以存倒觉得今天这情形之下，全露出了资本家的原形，这很给银行家丢面子，便笑向他道：“没有多大问题。我们各方面活动，总还可以调到两三千万的现钞，应付小额支票兑现，那还有什么问题。数目大的，我们和他打官腔，照着财政部的定规，开支票给他。”石泰安哈哈一笑，向他望着，又点了两点头，因道：“这个办法，我都不会想到，我还当副理呢。你得想想，你开了本票出去，人家立刻向别家银行一送，今天晚上，本票全到了交换科，查出了我们的本票，全是空头，我们明天早上还开门不开门？若是要开门，明天中央银行宣布停止交换，信用全失，那就预备挤兑和倒闭罢。”

刘以存道：“这一层我当然是顾虑到了的，但是我们在这一下午的奔波，三五千万的头寸，总可以调得到。”石泰安对于他这个解释，倒没有加以可否，无精打采地，走向经理室去。

时间实在是过得太快，他在写字椅子上坐下，抬头一看那墙上挂的大钟，已是一点十五分了。虽不知道大门是否已经敞开，可是过了十五分钟，还不开门营业的话，这问题就太严重了。此话当然不便去问茶房，只有拿出纸烟盒来，继续地取着烟来吸。

约莫是半小时，桌机上电话铃响了。拿起听筒一听，却是何育仁的声音，不由得发了惊奇的声音道：“是经理？现时在哪里呢？哦！头寸都已经调齐了，那好极了！什么？两点钟以前，还不行？那么，可以放手开本票出去，好吧。”他听到何经理所定的最后一个决策，还是开本票暂救目前。便坐下去

自言自语地道：“既是负责人都如此办理，落得和他放手去做。”于是也就安坐在经理室里苦挨钟点。

果然，一切的路子，都是照着刘以存的想头进行的，马上他就拿了三张本票进来，请副理代经理盖章。他接过来看时，有五十万的，有八十万的，有一百二十万的。就在他看数目字的时候，刘以存站在桌子旁边，向他低声道：“经理来了电话，说是我们可以放手开本票。”石泰安很从容地道：“我也接到电话了，就是这样办吧。”他说着，就拿起图章在本票上连串地盖着。

就自这时起，直到两点半钟止，已开出去三十多张本票，共达四千多万元。石泰安也存了个破甑不顾的念头，前面营业柜上送来本票，他只看看数目，就盖个章，立刻发了出去。何经理虽然没有电话回来，他也不问。

到了下午三点一刻了，何经理左手拿着帽子，右手捏了一条大手绢，只管在额头上擦汗，而擦汗的时候，还同时摇着头。石泰安虽知道他很窘，但居然忙着回来了，一定有点办法，可是他只管摇着头，又多少有些问题。便迎上前笑道：“行里截至现在为止，还算风平浪静，都让本票抵挡过去了。不过……”

何育仁将手上的帽子遥远地向衣挂钩上一丢，然后苦笑道：“不过晚上交换的这一关不好过。但那不要紧，我已经和几家同业接好了头，今天下午，准让五六千万头寸给我们。大概一会儿工夫就有电话来。”他说是这样的说了，坐到经理位子上，身上仰着靠椅子背上，昂了头望着天花板。他也不看人，淡淡地问道：“我们开出去了多少本票？”石泰安道：“四千多万。”他又问：“上午交换，我们差多少头寸？”他答：“不到两千多万，就算是两千万吧！”

何育仁向楼板仰望着，口里念念有词，五百万，八百万，一千二百万，只管念着数目字，最后他突然地高声道：“不要紧，只差一千多万。”他说完了，立刻坐正过来，手里拿了桌机听筒，拨着自动号码，电机转着吱嘎吱嘎地响。他对了话筒说：“喂！我育仁呀。葛如兄，你答应我的三千万，怎么样？喂喂！老兄，这个不能开玩笑的。只分一半也好，可是请你务必把我们的本票保留一天，好好！一切不成问题，照办。”说毕，将电话听筒按上两下，自动号码，又是嘎吱地响起。他手握电话听筒，口里总是这一套，二千万，三千万，本票请留一天，不要送去交换，明天我拿美钞抵账。这个不能开玩笑的，

电话一直打了七八次。打到最后一次的时候，他已是斜靠在桌子上，抬

起一只手来，只管握了手绢，不停地擦额头上的汗。放下了电话听筒之后，看到桌面上放着一玻璃杯现成的茶，他端起来就咕嘟几声，一口饮尽，放下杯子来，向石副理苦笑道：“好家伙，我嗓子都叫哑了，没有问题了。”他表示着这是松了一口气，将衣袋里的纸烟盒子取出，拿了一支烟，三个指头夹着，在纸烟盒的盖子上，慢慢地顿着。

石副理也在旁边取烟抽，按着自己的打火机，伸过来，给何经理点着烟，因笑道：“天天这样的抓头寸过难关，那当然不是办法，今天晚上，到经理公馆里去，大家计划计划吧。”何育仁喷着一口烟出来，连连地摇了两下头道：“没有问题了。不过轻松一下，我也不反对。打个电话回去，叫厨子做两样菜，我们来他四两茅台。”

石泰安还没有答复这个问题呢，那刘以存主任，竟是面色苍白地走了进来，手上拿了两张支票，站在桌子边苦笑了一笑，然后将支票放在经理面前。何育仁看时，是同业的两张支票，一张是大德银行的支票，是一千五百万元，一张是利仁银行的支票，二千万元。他看了支票的数目，两眼发直，然后将手在桌子上一拍道：“太不够交情了。现在三点半钟了，只有三十分钟的工夫，让我们到哪里去抓三千多万的头寸？”

石泰安伸头看着，摇摇头道：“这确乎是有点落井下石，本票是开不得了。下午开出去四千多万本票，有三分之二，是交给同业的，希望他们今天不送去交换。根据经理电话的交涉，已经是没有问题了。纵然有一部分送去交换，头寸短得有限，我们还可以去讲点人情。若是再开三千多万出去，那数目就太多了。打两个电话商量商量罢。”

何育仁摇摇头道：“不行！大德和利仁，也短少头寸很多。”说着，他口衔了烟卷，两手背在身后，站起来，只管在屋子里踱来踱去。他每走一步，踏得楼板响，正和墙上挂的钟摆响相应和。他听到钟摆声，猛然抬头一看，却看到钟的长针已到了八点，到银行停止营业时间，只有二十分钟了。站定了脚，出了一会神，忽然嘴角翘着，微微一笑。

石泰安也正是把两只眼睛都射在经理身上的，便问道：“经理有什么解围的法子吗？”他笑道：“中国人到了问题不能解决的时候，唯一的办法就是拖。今天我也解得这个妙诀了。不管怎样，我们已拖到了三点三刻。他们不讲交情，我们也不讲交情，我们给他来个印鉴不清，退票！他再开支票来，已是下班之后了。”

石泰安道：“那不大好吧？”说着，仰了脸，望着何经理。他倒不问太好

不太好，走到写字台边，伸了食指在支票的印鉴上捺着，轻轻向上向下一揉，把那印鉴的字纹就揉擦得模糊了。因把这两张支票拿着，交给刘以存道：“把这支票退给来人，请他们再开一张，这印鉴全不清楚呢。”刘以存拿着支票，虽然脸上也带一些笑容，然而那笑容却不正常，向何经理看了一眼就走了。

何育仁并不管那支票退出去以后的情形如何。但是抬头看到墙上的挂钟，已是三点五十分。不觉噗嗤的一声笑了。自言自语地道：“不怕你鬼，喝了老娘的洗脚水，哈哈。”在他哈哈笑声之后，经理室外铃子响起，今天业务，宣告终止，全万利银行的人，已不怕有人提现了。不过何育仁虽感到暂时的轻松，但明日后日的头寸怎样周转，还是要事先想法子的。这就依了石泰安的建议，邀集了行里的干部人员在新市区自己的公馆晚餐。动身之前，向公馆里去了个电话，教厨子预备几样菜，并且预备好一瓶好茅台酒。

六点钟以前，全部人员到了何公馆。因为他是一个有办法的银行经理。虽然重庆的房子是十分困难的，他还拥有一座小洋房。在小客厅里大家架了大腿，仰靠在椅子背上。何经理换了一个作风，口里衔了一支土制雪茄，两手捧了一张晚报，很从容地向下看。金襄理坐在侧面也拿了一张晚报看，他忽然一拍大腿道：“德国完了，以后联合国围剿日本，日本也没有多久的生命了。”

石泰安闲闲地昂了头吸烟，因道：“我们三句不离本行，还是谈自己的事吧。胜利快来了，我们现在第一步工作就要做个决定，这总行是设在南京呢？还是设在上海呢？其次，我们得考虑一下，汉口的分行是先成立呢？还是和上海总行一路开幕呢？”何育仁放下了手上的报纸，取出嘴里衔的雪茄，在茶几上的烟灰碟子里弹了一弹灰。向在座的人，都看了一眼，然后笑道：“我们还不要希望得那样远。那几家收着我们本票的同业，若都说话不算数，全向中央银行一送，那今天晚上，还大大的有番交涉呢？”

石泰安道：“经理亲自去和各家同业面洽的，我想他们总不好意思吧？为了慎重起见，回头我们不妨去打几个电话。”何育仁对这个建议，只微笑了一笑。恰好听差来请吃饭，大家就起身向饭厅里去。

那饭厅中间的圆桌子上，蒙了雪白的桌布，正中间已搬下了三大件菜。一样是尺二口径的大瓷盘，里面摆着什锦冷荤。两只大仰口碗，一碗是红烧鸡腿，一碗是红烧青鱼中段。小高脚玻璃杯子，里面虽然盛满了酒，而依然还是里外透明。这正表示了这贵州茅台酒是十分的纯洁。大家在椅子上坐下来，还不曾动筷子，就让这好酒的香味熏得口胃大开了。大家饮酒谈话，好

菜又是陆续地来，已把今天忙头寸的痛苦与疲劳，忘了个干净。

七点半钟以后，何经理吩咐家人熬了一壶美军带来的咖啡，大家坐在客厅沙发上面消化肠胃里那些鸡鱼肉。听差走了进来，走近了主人身边，很和缓地报告着道：“交换科来了电话。”这报告声音虽低，何育仁听着，就像响了个大雷呢！

002 交换的难关

任何商业银行经理，对于交换科长的电话，是不会欢迎的。何育仁听说是交换科来的电话，心里先有三分胆怯。但是纵然胆怯，究竟短了多少头寸，还是不可知的事，当然要知道清楚。于是到小书房里，将电话听筒拿起来，只喂了一声，立刻向着电话机，行了个半鞠躬礼。因道：“是是是，张科长……哦，头寸不够。我今天下午，在同业方面，已经把头寸调齐了的。没想到他们不顾全信用……当然，万利银行自行负责……哦，十点钟前，要交出一亿二千万，会有这样多吗？……是是，我尽力去张罗。十点半钟，我到行里来，一切请多多维持。万利本身还在其次，影响到市面上的金融那关系就大了……好罢，一切面谈吧。”

何育仁放下了电话机，回到小客厅里来，脸色带点儿苍白，这神气就非常难看，那夹着雪茄烟的手指，兀自有些颤抖。石泰安心里想着：我说的话你不听，看你现在怎样对付？那金焕然襄理，却是忍不住，他已由座位上站起来，迎着问道：“是不是告诉我们多少头寸？”何育仁坐下来，叹了口气道：“不短头寸，打电话到我们家里来干什么？我没想到会短少到一亿二千万。”

金焕然道：“一亿二千万？决不会有那样多。”石泰安坐在一旁点点头道：“我想数目是不会太少的。昨天我们本来就短少着的头寸，因为数目还小，和交换科商量商量，就带过来了。今天上午，我们就短少着两千多万到三千万，下午大概是六千万，那么加上旧欠的，那的确是去一亿不远了。”何育仁皱了眉道：“现在说着这些话有什么用？事不宜迟，我们分头去跑跑，十点钟以前，我们在行里碰一次头。”说着，就昂了头向窗子外叫道：“叫老王预备车

子吧。”大家一看经理这情形，是真的发了急，也都随着站了起来。

石泰安道：“经理要我去走那几个地方，我立刻就去。不过卖大面子的地方，最好还是经理自己去。”何育仁站着想了一想，因道：“我们还是分途办理吧。”于是在身上摸出自来水笔和两张名片，在名片后面写着他们要找的人，和要找的头寸，写完了，各人给了一张，然后摇着头道：“不见得有多大的希望。不过尽力而为就是了，回头行里见吧。”他口里说着，人就向外走。出了大门，坐上人力包车，就直奔他所要找头寸的地方去。他第一个目的地，是赵二爷家里。

这赵二爷是重庆市上一位银行大亨，不但是对川帮有来往，对下江帮也有来往。银行界的人，为了他对内外帮都走得通，平常就不断地请教，到了有什么困难发生；若去向他求援，他斟酌轻重，或者是出钱，或者是出力，倒向不推诿。不过他有一个极大的毛病，私人言行，绝不检点，生平只有他给钉子人家碰，他却不碰人家的钉子，而且又喜欢过夜生活，白天三点钟以前，照例是不起床，三点钟以后，他坐着汽车，爱上哪里就上哪里。而且他家里的电话，只有他随便打出，你若向他家里打电话，探听他的行踪，照例是无结果，倒是你亲自向他公馆里去拜访，只要他在家，却不挡驾。因之在金融界请求赵二爷的人。只有冒夜活动，何育仁这银行，原来也曾请赵二爷当董事的，他答应有事可以帮忙，却没有就这个董事的职。这时他成了遇到了磨难的孙行者，非求救于观世音不可。因之抱着万一的希望，首先就到赵公馆来。

他到了大门口，首先看到门框上那个白瓷灯球亮着，其次是电灯光下，放着一辆油漆光亮的流线型汽车，那正是赵二爷的车子，证明了他并没有出去。立刻由包车上跳下来向前去敲门。他们家里的勤务迎了出来。在电灯光下带笑地点了头道：“何经理这时候才来？”

何育仁先怔了一怔，这家伙怎么知道我会来？便点着头笑道：“来早了怕二爷不在家。”勤务道：“二爷现时正在会客室。”何育仁道：“那么，请你去替我回一声，我在外面小客厅里等着吧。”勤务笑道：“不，二爷说了，请何经理到小书房里去坐着。”何育仁听了，心里是又惊又喜，惊的是万利银行短头寸，已闹得满城风雨了。喜的是赵二爷猜到了自己一定来求救而且肯相救。若不是肯相救，怎么会预定了在小书房里见面呢？于是随在勤务后面，踱到小书房里去。

赵二爷的书房，倒是和他那大才的盛名相称。屋子里只有一架玻璃书橱，

上下层分装着中西书籍，此外一套沙发，一套写字桌椅。桌子角上乱堆了一叠中英文杂志。桌面玻璃板放了两份晚报，一本精装的杜牧之的《樊川文集》，那书还是卷了半册放着的。提起来一看，正是《九日齐山登高》那首七律所在。“尘世难逢开口笑，菊花须插满头归”两句诗旁边，还用墨笔圈着一行圈呢。他心里想着，这位仁兄，还有这些闲情逸致，于是放下书，随手拿了份晚报，坐在沙发上等候主人。

可是今天的晚报，全已看过了的，将消息温习一遍，也没有多大意思。翻过报纸的后幅，就把副刊草草看了一遍，但耳朵里可听到赵二爷在对过客厅里说话。赵二爷说的是一口土腔，非常容易听出来的。这时，他正笑着说：“啥子叫秩序？这话很难说。你说十二点钟吃上午，七点钟宵夜那是秩序？我要两点吃上午，九点吃宵夜，那难道就不是秩序。一个国民，只要当兵纳税，尽了他的义务，我有钱，天天吃油大，没得钱，天天喝吹吹儿稀饭，别个管不着。”

何育仁一听，这位先生又开了他的话匣子了。自己是时间很有关系的，却没有工夫听这分议论，于是在书房门外探视了几回。看到勤务过去，就向他招招手。因道：“请你去和二爷再说一声罢。我有点急事，要和二爷谈谈，大概有十来分钟就够了。”勤务似乎也很知道他着急，深深点了个头，就到客厅里去了。这算是催动了这位大爷。

他口衔了纸烟，笑嘻嘻地走进来。他身穿咖啡色毛呢长夹袍，左手垂了长袖子，右手将袖口卷起，卷出里面一小截白绸袖子来。他是个矮小的个子，新理的发，头上分发，理得薄薄的，清瘦的尖面孔上，略有点短须。在这些上面，可以看出他是既精明而又随便。

他笑着进门，伸手和客人握了一握，笑道：“我想，你该来找我了。不要心焦，坐下来慢慢地谈。”说着，让在沙发上坐下。何育仁虽被他揭破了哑谜，但究竟不便开口就说求救的话。因道：“二爷恭喜，已留尊须了。”他笑道：“这是我偶然高兴，这还是‘草色遥看近却无’。若有女朋友不喜欢这家私，我立刻就取消它。怎么样，今天头寸差多少？”他说着，立刻把话锋转了过来，逼问何育仁一句。他皱了眉道：“正是为了这事向二爷请救兵，刚才接了交换科的电话，他说短一亿二千万。虽然由我算来，不会差这些个。可是他说出来这个数目，怎么着也得预备一亿。不然的话，他们宣布停止交换，那我们算完了。”

赵二爷听了毫不动心的样子。将茶桌上的纸烟听子，向客人面前移了一